

曲終人散，《開卷》傳說

綠茶

主題考

《開卷》的作者和讀者，均為愛書成痴者，這也決定《開卷》的內容風格。從篇目來看，有幾種主題最為頻繁而突出，大致有：書話、懷人、書緣、淘書、藏書、書房、書店、毛邊書、創刊號等等，還有一類數量最多的則是「序跋」，有自序、序言、跋、後記、編後記等等，初考有三百多篇，可見《開卷》作者之高產。

序跋之外，《開卷》中篇目最多者為書話。唐弢在《晦庵書話》中認為「書話需要包括一點事實，一點掌故，一點觀點，一點抒情，它給人以知識，也給人以藝術享受。」所以，很難為書話劃定一個範圍，我則把篇目中涉及讀書記、讀後感、閱讀閒筆、讀書偶得等等類似篇章都歸為書話一類，初考約有二百餘篇。

書緣，在《開卷》的篇目中隨處可見，甚至可以說，大多數文章裏都藏着書友間的溫情緣分，難以統計具體篇目。無關功利，皆因對書的共同熱愛。這些篇目，不追求文筆的華美，不刻意表達情感，只是讀書人之間純粹的善意與牽掛，以及書友間的心照不宣。

此外，掌故、藏書、淘書等篇章也分量不低，都在五十篇上下，皆是愛書人精神世界的生動寫照。而毛邊書、創刊號、書店等篇目，在《開卷》中也並不鮮見，篇幅雖不及前述幾類，卻也魅力超凡，就不一一細考，每一篇都藏着讀書人的偏愛與執念。

特刊考

二十五年來，《開卷》特設了不同類型的特刊，既有「我的書房」這樣的專題特刊，也有《開卷》十周年、《開卷》二百期這樣的周年紀念特刊，更多的則是紀念黃裳先生、蔡玉洗先生這樣的懷人特刊。這些隆重的特刊為我

們呈現獨特的視角和深度的共識，有些更以單行本正式出版。

《開卷》先後推出了八期懷人特刊：二〇〇四年二月的《紀念辛笛先生》、二〇〇九年三月的《紀念谷林先生》、二〇一二年九月的《紀念黃裳先生》、二〇一四年五月的《紀念來新夏先生》、二〇一六年八月的《紀念楊絳先生》、二〇一八年二月的《紀念憶明珠先生》、二〇一八年十一月的《紀念黃厚先生》。而破天荒連續兩期於二〇二四年三月至四月推出的《紀念蔡玉洗先生》，深切哀思《開卷》創刊主編，不僅是對蔡玉洗先生的深切緬懷，也是對《開卷》二十餘年發展歷程的回望。

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。曲終人散，《開卷》成了一個傳說。而一冊冊薄薄的小刊物，也是一塊小小的文化傳承的鋪路石……



《開卷》創刊號封面。

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二〇〇〇年四月，《開卷》創立於南京，那時我在一家新聞門戶任讀書頻道編輯，每日在互聯網上採集讀書相關的內容，依稀記得，是在天涯「閒閒書話」看到創刊的消息，當時也沒在意，只覺得「開卷」二字，起得真好。

一晃五年過去，二〇〇五年，「第三屆全國民間讀書年會」在北京舉辦，該年會正是由《開卷》兩位主編蔡玉洗、董寧文於二〇〇三年倡議創立，初為「自辦讀書報刊討論會」，後演變為「全國民間讀書年會」。我當時任職於《新京報·書評周刊》，應邀參會，得以結識了《開卷》執行主編董寧文，此後，便陸續收到賜贈的《開卷》，經年累月，書房自然形成了《開卷》專架，那灰白素樸的騎馬釘裝幀，在滿屋書架間別具韻，為書房平添素雅之美。

二〇二四年底，董寧文兄徵信告知，《開卷》將於二〇二五年滿三百期後「閉卷」，邀我撰寫一篇紀念小文。我自然滿口應允，可「拖拉機」如我，文稿遲遲未能交付。直至收到厚厚近千頁的《開卷》三百期紀念特刊，看到幾百位《開卷》友人的祝賀詞，才猛然驚覺自己欠了《開卷》一筆沉甸甸的文債。免費賜讀二十載，連這最後一場閱讀盛宴都抱憾缺席，實在該自罰一杯，以表愧意。

儘管《開卷》已經「閉卷」，可這份書香與情懷，依舊在讀書人心中久久迴盪。當我一頁頁翻閱三百期總目錄，心中悄然生出一番考據之念：這份小小的刊物，連同它的三百期、數百位作者、三千篇文章，鋪陳開來，究竟會是怎樣動人的人文景觀；而這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，又有多少值得我們惦念的書人、書事、書情、書話……

作者考

《開卷》二十五年，最寶貴莫過於擁有龐

大且多元的作者隊伍，細考下來，共計有七百多位作者，其中不乏使用多個筆名的，而撰文最勤奮者，自然是主編董寧文，自二〇〇〇年四月創刊號起，便以筆名「子聰」開設《開有益齋閒話》專欄，一期不落，整整寫了三百篇「閒話」。

緊隨其後，發文數量居前十者有：周實、子張、朱航滿、眉睫、董國和、韋決、陳子善、薛冰、雷雨、李福眠。

而撰文二十篇以上者還有：邵川、薛翔、朱鍵、柳和城、彭國梁、桑農、鍾叔河、止庵、陳學勇、秋禾、計緯、黃宗江、來新夏、葉小沫、白水十五位。以上二十六位作者，累計為《開卷》撰寫了一千零七十一篇文章，佔總卷的三分之一。

名家考

《開卷》作者不乏名家，而文章涉及則是更多的近現代文化名家，相考一過，出現頻率較多的近現代名家有：魯迅、周作人、胡適、巴金、錢鍾書、馮亦代、孫犁、沈從文、汪曾祺、金克木、張中行、周退密、黃裳、谷林、楊苾、范用、邵燕祥、流沙河……

依據標題粗考，涉及魯迅的文章數量最多，約有三十餘篇，大多涉及魯迅的回憶、掌故、研究及其作品等，正如「魯郭茅巴老曹」在文壇的序列一樣，魯迅在《開卷》之中也保持着領先，緊隨其後的則是巴金，約有二十餘篇。反觀茅盾、老舍和曹禺，相關篇目則寥寥無幾，每人大抵不超過五篇，而排行第二的郭沫若，在《開卷》篇目中竟無一篇涉及。

第二梯隊的則有周作人（知堂）、胡適、錢鍾書、流沙河等幾位先生，相關篇目大致有十幾二十幾篇不等。再下來便是孫犁、汪曾祺、馮亦代、張中行、楊苾、趙瑞蕪、周退密等諸位文化老人，相關篇目均在十來篇上下。

文章為誰而寫

文字往往不是在迫於時間的催促下誕生的，而是在心無旁騖、情到濃時的某個深夜，推開家門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。你坐在那裏，就是把心中湧動的那點風雨記下來，把那些非寫不可的話寫出來。就如同木匠刨完最後一塊木料，靜靜看着成品上自己親手雕琢的每一道花紋，內心升騰起一種難以言說的滿足。那種滿足，不在於成品被多少客人端詳，只在於它就是你想做的模樣，這便足矣。

當然，寫作終究不只是孤芳自賞。北宋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，其主旨是為「謫守巴陵郡」的好友滕子京代言，闡明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的深刻道理，更道出了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古古絕唱。此文「字字寫景，句句含情，絲絲入理」，在層層鋪墊的場景和情感之後，最終提煉出穿透歷史的哲理高度，既有思想的啟迪，又有美感的力量，豈止為一人而寫。季羨林老先生曾評價作家梁衡——異常執著地追求一種寫到了才罷休的高境界，他在所著《天邊物語》一書中寫道，我始終堅信：「文章為思想而寫，為美而寫。」一篇傳世美文，必須兼備與讀者共存的思想價值和審美愉悅的雙重光輝。

什麼是文章之美？美是天然合理的自然存在，是生命的內在追求。從自然界來看，花朵爭奇鬥艷是為了吸引蜂蝶傳播花粉，雄性孔雀展開絢麗的尾羽是為了獲得異性的青睞，美本身就是生命繁衍的必然選擇。達爾文早就指出生物有一種朝着進步和更完善方向發展的內在傾向，連動植物都在追求美麗，何況造物之靈的人類。放眼歷史，好文章既能以形境之美娛人耳目，以情境之美動人心魄，更能以理境之美發人深省。《岳陽樓記》之所以能穿越一千年的時光而歷久彌新，讓一代代讀者在朗朗吟誦中感受到不一樣的心跳共振，就是因為它達到了這三境之美的高度。

當我坐下來寫文章的時候，文字就成了我的良伴與嚮導。鍵盤上的每一行字，既是安靜聆聽的聽眾，也是延伸我思緒的觸角。一旦全心傾注其中，它們便會替我提煉意旨，替我修正軌轍。

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嫌繁瑣地錘煉、推敲、斟酌、修改，因為我要獻給自己一篇經得起推敲的文章，要對得起此時此刻伏案耕耘的這份虔誠。魯迅先生曾在《吶喊》的自序裏說：「凡有一人的主張，得了贊和，是促其前進的，得了反對，是促其奮鬥的。」他人對自己文章的褒貶，固然是寫作的一大價值，可如果連自己都無法對作品坦然點頭，那麼一切評價便都會失了根基。

文章為誰而寫？為自己，也為每一雙凝視的眼睛。為了自己也為了世上所有值得珍惜的目光，為了自己靈魂深處的真誠與堅守，也為那些有可能從中獲得一絲滋養與共鳴的期待。既然文章以人生命的厚度和才智的結晶面對世人，它就理應站在精神的頂峰，為每一位讀者設身處地地打磨最好的呈現，為每一個正在趕路的心靈擦亮一支火把。同時，它也必須首先完全贏得自己的敬意、認可與熱愛。若你連自己的心都不能感動，何以去感動他人？

以生花的妙筆去描繪大千世界，以成熟的思考去把握人間百態，這不僅是作者個人用以安身立命的底氣，也是寫作之所以成為人類社會一份偉大的饋贈的根源。追憶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家們，魯迅的犀利、郁達夫的沉鬱、朱自清的婉約、冰心的清麗——他們在從筆尖淌出第一道墨跡之前，內心都曾熱血翻湧，都曾無數次把筆舉在半空靜默良久，卻全都毫無例外地先走到了自己的書桌前，坐下來，平心靜氣地面對一張素紙。那份靜穆，那份坦蕩，那份不為外物而動的從容，便是對「文章為誰而寫」這個樸素答案的最古雅、最真切、最動人的註腳。

文章為誰而寫？不是為報刊而寫，不是為發表而寫，而是為自己而寫，為美而寫，為所有正在尋找光的靈魂而寫。這是寫作者最應恪守的核心法則。當我們把筆鋒對準自己的胸臆和良知，對天地人間的美投去深刻的感動，文章便會發出不謝的光。那個在風雨中一直默默尋路的人，以及代代相傳的無數終將抵達曙光的過客，都將從你的文字裏，找到他們自己的方向。這就是一個寫作者最圓滿的宿命，也是最應該無愧於心的歷史使命。

「綠野仙蹤」



市井萬象

五月二十日，初夏時節，成都二環府青路高架橋迎來最美季節。繁茂的爬山虎爬滿橋墩與橋樑，層層疊疊的綠葉交織成拱廊，綿延數百米，形成一條清幽靜謐的綠色隧道，宛如現實版「綠野仙蹤」，吸引不少市民遊客前來打卡拍照，感受城市中的自然野趣。

中新社



如是我見 魯浩

清人張潮在《幽夢影》中說：「少年讀書，如隙中窺月；中年讀書，如庭中望月；老年讀書，如台上玩月。皆以閱歷之深淺，為所得之深淺耳。」百年人生如此，寫作之道亦然。寫作之得，全在於「閱歷」二字，但這閱歷不是某一種固定的章法，而是寫作者在日復一日的書寫中，淬煉出的一套獨屬於自己的文法與審美，一種對「文章為誰而寫」這個根本問題的透徹領悟。

有人以為，文章為報刊而寫，為發表而寫，彷彿寫作者的筆墨只有被鉛字定格才算完成使命。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誤解。報刊是文章的載體，發表是文章的歸宿，但絕不是寫作的起點。如果你始終以發表為目的下筆，文章便會有了「應命」的痕跡，失去了「為己」的魂魄。就像木匠做家具，不是為了擺在店裏賣才動鋸刨，而是因為手裏握着一塊上好的木料，聞到了木香，摸到了紋路，心裏有了想要創造一件成品的衝動，於是坐下來，一天天，一刨一鑿，讓手中的木頭變成心中的模樣。文章為誰而寫？真正的寫作，首先是為自己的。每一個字落下，都是一場與自我的對話，一次思想的梳理，一趟心靈的遠行。

從更深的層面看，寫作是人類精神世界的本能衝動，是一種源於生命深層的需求和表達。自遠古時代起，我們的祖先便在龜甲獸骨上刻下符號，在岩石峭壁上描繪圖騰，用結繩來記事，用歌謠來傳唱。那些符號和圖騰，最初不是為了給誰看，而是人類面對茫茫宇宙時，出於對未知的好奇、對自身存在的確認、對生命意義的探尋，情不自禁地勾畫與書寫。這便是我一直以來堅持的觀點：寫作首先是「為己」——讓自己在日復一日的書寫中漸漸清晰，讓自己的思想在字裏行間找到安放之處，讓自己的生命在筆墨之間獲得一種沉靜的確認。

寫作的至高境界，恰恰在於忘卻發表，只為書寫本身而沉醉。寫過散文的人都知道，最好的

的母親雙目失明，父親靠撿廢品維持生計。自媒體的興起，讓無數底層夢人找到了自身價值。她也毅然決然，選擇了這條難走的路。

美麗月見草生性強健，被稱作最堅韌的「草根」，可這卑微弱小的花兒，卻開得如此叢叢簇簇，清艷動人。我真想對粉衣女子說，你為生活努力打拚的樣子，也像這嬌柔倔強的花兒一樣，如此動人心魄。

有次參加一個文學講座，途經一大片堆滿建築垃圾的廢棄荒地。不經意間扭頭，便看到那美麗月見草，在磚瓦水泥堆砌的殘墟裏，如點點繁星，開得浩浩蕩蕩，像一團粉色的煙霞，在廢墟上蔓延成一道爛漫的彩色花毯。

我忽地就想起陽明先生那句：「你未看此花時，此花與汝同歸於寂；你來看此花時，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」這嬌嫩柔粉的花兒，我只知它自播繁衍力很強，有「入侵植物」的潛能，不曾想，它竟能在瓦礫與磚隙中傲然綻放。這廢墟上盛開的花兒，美得震撼心扉，清骨凜凜。

美麗月見草，這株植物大家族的無名小卒，它靜靜地向陽綻放，沐月而開，與日月同輝，吸天地雨露之靈氣，風吹哪裏長哪裏。它以柔弱之枝綻放，以靜默之力生根，活出了獨屬於自己的溫柔與浪漫。這一朵小花，也教會了我淡定與堅韌，生命本就是自我賦能，獨自生長，兀自芬芳。

美麗月見草



自由談 李仙雲

這個清風徐徐的初夏黃昏，落日熔金，晚霞絢爛。行至濕地公園一拐角處，忽與一大片淡粉色的花兒撞了一個滿懷。那星星點點的花瓣，在落日餘暉下閃着淡淡光芒，這萬綠叢中的粉嫩花兒，映靚了整座園子，也點亮了我的雙眸。打開手機一查，它有個浪漫的名字「美麗月見草」。

就為這一叢香花蔓草，我從晚霞醉染一直坐到月上雲梢。這見月吐芳的花兒，薄紗般粉艷清麗的花瓣，湊上前輕嗅，甜香沁鼻。我少頃便有一種被花草滋養的清新愉悅感，原本焦灼浮躁的心，也變得澄澈清寧。

風兒逶迤，朵朵花瓣像一群珊瑚可愛的孩童，穿着粉色的喇叭裙，在月光下歡然起舞。明月皎皎，香花柔蔓，四周靜謐清明，

我靜坐花間，任由風拂髮絲，打開手機，讓古典音樂的音符撥弄心弦。神思縹緲間，似進入了一種奇妙的「心流」狀態，我也如身邊的花草般扎根大地，沐風浴月，煩愁盡消，頓覺空靈自在。

那日清晨，我從人聲鼎沸的菜場躡身而出，沿橋畔棧道徐徐前行，忽見路畔有一片美麗月見草花海，那薄如蟬翼的碗型花瓣上，還滾動着瑩瑩露珠。

一位清麗婉約的女子，她擡起手機支架，身着粉櫻色的漢服長裙，髮髻插着美麗月見草柔粉的花簪，真是人與花兒相媲美。靠近後才知曉，原來她在此做直播。漫觀靜賞這婉婉清雅的花兒，在女子斷斷續續的講述中，我得知她是從外地來到這座小城。她